大乘三系——性空唯名（三十五）

清風明月

今天我們來談「空間」，之前提到「由時間來說明存在」，談到「時間」問題，我把它分成十小段。其中第十：「緣起法依名言而成立，但不落入唯心。」以後有因緣再說。

談「不生不滅」必要由「時間」與「空間」來看「八不」的生滅問題。

「時間」是隨「緣起法」的現起，拖拉出眾生的錯覺，這是每一個人普遍的都會有這個問題。現在談「空間」也是一樣。

拾、由空間來說明「人」所追逐的內容

之所以談「空間」，只因這個世間的種種爭奪，都是為了它，小至五蘊的和合身，大至外在依報世間所繫屬，都是凡夫世間所追逐的目標。

一、虛空依存在的有相而幻現，有集、有散，故空是緣起的，不能（在緣起的世間抽離出一個具體的「空」出來）抽象想為絕對不變的遍在[1]。

「緣起」它是多面的，「空間」是隨著「緣起有」的有相，它讓我們在感覺或者是想像上接受下來的一個範圍，比如說一個人、一張桌子、一棵樹——隨著「緣起」的設定，讓我們意識到在這些設定下的種種，由「設定」來顯現這個「空間」。例如：兩個人在一起，他們各擁有不同的空間，是隨著「緣起」的有相，讓我們理解、思考；如果把色相的組合抽離，他們的個體即不存在。就如標題所說「依存在的有相而幻現，有集、有散[2]」。為什麼要講「空間」？因為從小個體存在乃至他所繫屬的外在的空間都是世間所追逐的。依緣起而存在的有相「空間」隨著色相緣起的集、散而消長，也就是說沒有純粹具體的空間，「空間」也是隨著「緣起」的種種有而幻現，所以「空間」也不是真實有的，空間是隨著某些緣起有所呈現的相狀（如或大、或小），外在空間即將它框限。所以這個空間是隨緣起有而定，離開緣起有沒有一個實質的空間存在，故說空間也是緣起幻化。所以，這樣就破

除了對自我的色想，以及器世間的執著。

「空間」與色相相應，有人濃妝艷抹放大五官的視覺，有人走路一扭一扭讓人感覺他很性感似的，這離不開「空間」，因它與這世間的種種相有關係。

二、色法與虛空非隔別[3]，也不是一體，沒有有相而能不是無相的；亦無無相，而能離開有相。

「沒有有相而能不是無相（所顯）的」這是觀察角度的問題。不是透過觀破有相去見到它的無相，也不是看緣起的當下見空性。佛法引導「人」看事情角度的從容、寬闊，一般人從一個「點」上看，從這一個「點」產生強烈的設定，從設定下產生「好惡、對錯、美醜」後的雙向奔馳，這樣就是二分法的世間，生活變的非常的艱辛。

佛法的引導要免除我們朝向那個窟窿前進，告訴我們一切都沒有離開「空間」，這虛空有相、無相？是無相，沒有離開「無相」而能夠有「有相」，當然它們二者是互顯的，如刻印章無論是陽印、陰印它們都是互顯的，看事情從多面去看，沒有「有相」的東西不是「無相」所顯的，也沒有「無相」的虛空可以離開「有相」而能指得出來，就像飛機從「此」到「彼」的航行，它就指出空間，有相與無相之間相依相託——相顯。色法與色法絕非一體。理解這個可以制止世間的紛擾。

三、有相物與無相虛空界，同是緣起相依的幻在。

有相（五蘊）的是「緣起」的，無相的也是「緣起」，為什麼這麼說呢？隨著「緣起」的有相，外在的虛空也隨著它的「緣起」而幻現。例如：年輕時，自己跟大家一樣穿長衫都是到腳踝，年齡越大為了行動方便，把長衫的長度調整到自己行動方便的長度，這樣長度的伸縮也是空間的顯現，所以說緣起空間隨著有相物而該變，並不是不變的。

四、有相有礙與無相無礙，相依相成而不相離，相隱相顯而不相即，在不同認識能力前，幻現為物相，幻現為虛空。

有相有礙是假借著無相無礙來成就它的有相有礙，而無相無礙是靠著有相有礙來構成它是哪些區域，界定出無相無礙的界線，所以說它——相依相成而不相離。

「相隱相顯而不相即」因為空間的相互烘托，讓人意識到它的存在，然而它卻是不相即的，在不

同認識能力（角度）領取境界之前，幻現為物相、幻現為虛空。這麼說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打破虛空的餛飩（混屯）相、具體相乃至物相堅持的存在相。

五、不能離開有相有礙色法，而能有無相無礙的虛空（色法的容受者），但空相不即是色相。

虛空是色法的容受者，講虛空是為了要破色相，意思是虛空由色相而顯，色相因虛空而存在，色法的容受者是虛空，沒錯！但空相不即是色相，它二者相烘相托，但二者不即是一（表示這當中唯有緣起相依相而已），等於再弄清楚我們很難放捨的色法而已，事實上只是借著這個，讓我們感覺到它的存在而已。以上虛空的說明，只是要讓我們更了解，沒有讓我們錯覺下的實際狀況，由這個角度再一次的看清楚罷了！

六、色法的有相有分，虛空亦被虛擬成，如器皿之有量（可以區分虛空，從此到彼）此實不通。或以虛空為無限，或不可析之整體，又落於自性見。

色法（以佛像為例）因為有相（有形可見）、有分（有體積），所以虛空也被虛擬成如器皿一樣有量、有限、有邊界、有範圍，是圓形、方形——，也就是說，有情會因物體說明或需要下把虛空設一個起點、終點、狀形、邊界來說明空間，而事實上「空間」不是這樣說的，但我們卻似乎把它說成固定的器皿一樣來容受。又如果把「空間」想成無限界，或不可分析的整體，這樣會落於「自性見」；變成另一個「有相」，成為意念下一個絕對的存在，這也錯了。到了這裡就觸到了佛法的要義。

七、虛空是（依色法）緣起的幻相。

虛空是依色法「緣起」的幻相而有，色法是「緣起」所現的，所以「虛空」也是隨「緣起」的色法而幻現。

八、色法的邊際依空相而顯，此空即是無相，即邊際不可得。有相有礙的色法是有邊（因為有限、有量），色法的邊即（虛空的）無相的邊際不可得。色法的邊際就是無相虛空的地方，即邊際不可得的虛空。若執（想像）無相無礙的空界是無邊，即成戲論（無相何來有邊無邊）

九、經說虛空無邊，即同無始一般，有邊無

邊，皆成戲論

「有相有礙的色法是有邊」有相有礙就有它有限有量，而色法的邊際就是它（虛空）「無相」的邊際不可得，倒過來說，若執無相無礙的空界是無邊，即成戲論（無相何來有邊無邊），這是要說，隨虛空而顯出它的邊際，當色法的邊際，則到了虛空的無相界。然而「虛空」無相，你不能去討論它有邊無邊，說它有邊你想像它一個具體，說它無邊你也是想像它一個具體，這就會落於「自性見」。這句話徹底要說明，一切的「虛空」都是「緣起」的幻現，這樣的學習主要讓我們破除這個色身的「色想」、色相的「相想」，談了這麼多「空間」的認知，重點就在這兒，我們出家的目的，必須要破除這個，才能超出「三界」。

「破相」方才能除染，我們的「染」都從「相」生起，具體「色法」的存在是依著「虛空」而有，當它的邊際就觸到了「無相」的虛空界，如果說「虛空界」它「有相」那麼它就是具體的，說它「無邊」也是具體的知見，所以說「虛空」不用談它有邊、無邊，否則就落入戲論、落入十四無記。

十、凡有相的存在，即現為無相的虛空；離有相有邊事相，則無虛空

反過來說沒有「虛空」顯不出「有相」的色法，而離開「色法」要指出「虛空」那更是不可得，所以它二者是相依相托。

十一、故空為存在法的又一特相

「空」是「緣起」存在法的又一個特相。「時間」與「空間」都是「緣起」存在的一個「存在相」。只要是「緣起」的，必然要有時間相、空間相，所以真正的時間、空間的實相，就是「緣起」，沒有實際的時間、空間可說。

※空間是依色相的緣起存在。只緣起的相依，無實體的空間可得（待他而成的）

換句話說空間隨著「緣起」的實法而顯現。

談這些需常常拿切身的事物來觀察。講空間為了破相，而顯出空間是由於有具體存在的相而顯出它的空間相，我們就在這個空間相產生執著，導致生死輪迴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

1. 以下的11個標題，來自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28-130.
2. 存在的有相：緣起的存在有集、有散。
3. 非隔別：不是全不相干的二回事。